

## ■军旅生涯■

## 雪地里 我教战士学文化

抗美援朝期间,我在志愿军第33师任文化教员。1952年11月,我们师被调到朝鲜的远山地区承担防御任务,以保证我军的军需物资从东海岸安全入境和平壤的安全。

部队进入防区后,没有多少战斗任务,师政治部宣传科就向我们几位文化教员布置了教学任务:轮番到各团、营、连教战士们学文化。我被派到了二团三营二连。

由于连队刚进入防区,战士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非常艰苦。因为没有笔墨纸张,战士们学文化不能书写,只能靠朗读和硬背。教课没有黑板,我就找来一块门板,又从炊事班里的锅底上刮了点儿锅灰,用水搅拌均匀,刷在门板上,做成黑板,立在一棵大树下,开始教战士们识字。

战士们学得很认真、很用心。一天夜里,一场突如其来的

大雪,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,也把战士们用来学习的黑板洗刷得面目全非。战士们要求坚持学习,三排的于排长就带领战士们把营房外面的积雪打扫干净,只在墙根下留了两块门板大小的积雪,对我说:“丁教员,你就把雪地当黑板吧,我们跟你学认字。”就这样,七八十名战士围成大半个圆圈,就连副连长和几位排长都参加了。我在雪地上写了“中国人民志愿

军万岁”“保家卫国”“打败美帝国主义”等句子,一遍一遍地教大家认识和朗读。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,也特别用心。就这样,我在雪地上写了抹,抹了写,手冻麻了,脚冻木了,可我全然不顾,一遍一遍地教大家认字。一个上午,我教大家认识了几十个字。后来,师政治部主任知道了这件事,夸赞我的教学方法灵活,成效显著。

丁连贤/口述 侯家赋/整理

## ■朝花夕拾■

## 鸡蛋换钢笔

小时候,每到生日这一天,母亲在做早饭前,都会先为我煮两个鸡蛋。鸡蛋煮熟,母亲捞出来放在凉水里一激,然后在炕上滚上一滚,嘴里还念叨:“滚蛋滚蛋!病灾走散!我儿吃了身体健。”接着就剥掉蛋皮,露出晶莹剔透的蛋白。母亲取来白糖或是红糖,让我蘸着吃。鸡蛋香甜软糯,吃后胃里暖暖的。

上小学三年级时,看见有的同学有钢笔,我羡慕极了,好像有一支钢笔就是有文化的人,我做梦都想有一支。可我家里穷,买不起。有一天,学校来了个卖文具的,说10个鸡蛋能换一支钢笔。我跑到家里,让母亲用鸡蛋给我换一支钢笔。母亲考虑了一会儿,从葫芦瓢里取出10个鸡蛋,说:“明天是你的生日,换了钢笔你就没有鸡蛋吃了。”我说:“那我就不吃鸡蛋了。”于是,我拿起10个鸡蛋,到学校换了一支钢笔。我抚摸着这支钢笔,真是爱不释手。

有了这支钢笔,我出出进进昂首挺胸,好像真是那个有文化的人了。此后,我学习格外努力,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。

谷景峰/文

## 烧地炉子的年代

截止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已经在承德市兴隆县山区工作了20多年。那时,家里烧水、做饭、取暖,都是用地炉子。

兴隆山区气候寒冷,冬季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℃。那时,城镇职工或当地居民的住房都是平房,家家都有地炉子。

所谓的地炉子,就是在连接土炕的地方,在地面挖坑,用土坯或青砖搭砌成炉子。炉坑比地面要低,炉口处则略高于地面。

别看这种地炉子不起眼,搭砌起来并不容易,要请有经验的泥瓦匠来做。炉子盘得好,一点火,火苗就呼呼地往炕洞里钻,把炕烧得很热。否则黑烟就会四处乱冒,弄得满屋子都是。所以,请人盘炉子,家家都会提前准备一桌酒菜,等师傅

把炉子盘好了,先点火试烧一下,如果炉子好烧,火苗往炕洞里钻,主人和师傅便皆大欢喜,一家人陪着又吃又喝,热闹一番。如果炉子不好烧,双方便没了情绪,师傅就得翻来覆去地查找毛病,重新进行修理,直到炉子好烧为止。

烧地炉子也需要技术,要提前在炉膛中放好引火的废纸或木材刨花,用火点着后,再陆续往里面放进少许枝柴或劈好的小木材棒。木材棒着了以后,才能往炉膛里面填煤,时间要掌握得恰到好处,太早了会把炉火压灭,太晚了木材的火苗接近尾声,也不容易把煤点着。晚上睡觉以前要把炉子用煤封好,这也需要一定的技术,煤放少了压不住火,煤放多了又会把火压死,着不到天亮。我才到

这里的时候,生炉子、封炉子的技术总是掌握不好,费了不少事,但时间长了,熟能生巧,自然而然就成了行家里手,操作起来也就非常熟练了。

我们那时烧地炉子,用的煤火大、烟多。烟从炕洞里顺着墙洞和屋顶的烟囱排到外面的大气中。时间长了,烟腻子会粘在烟囱壁上,过一段时间就得清理一下,否则烟排不畅,地炉子也就不好使了,弄得满屋子烟雾弥漫。清理烟囱壁时,要用木杆绑上布条捅一捅,操作起来并不容易。

地炉子生着后,还要不时地从炉箅子下面用炉钩子松动上面炉膛中的煤块,以便通风流畅,炉火旺盛。每当这时,炉膛中的热灰就会“噗噗”地落到下面的炉坑里,并四处飞扬。掏

炉灰时,用小铁锹或铁铲子从炉坑里把炉灰铲到灰盆里时,炉灰照样会在屋中到处弥漫,直往鼻孔里钻。所以,每当这时,我都要戴上套袖和口罩,免遭污染和呛鼻之灾……

我在兴隆县工作的那些年,每天都要和地炉子打交道,既享受了它的方便,又体会了它的麻烦。当年穿开裆裤的儿子曾经被炉盖烫伤过,所以,说起地炉子来,真是五味杂陈。

杨鸿恩/文

**编辑提醒:**本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,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zlr393@sina.com

## 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 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## 我们的价值观

勤

善

和 谐

巴县张晋文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人民网 中国网络电视台

## ■图说往事■

## 父亲的毕业留影



上世纪50年代,我的父亲郭富德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工作。他积极肯干,团结同志,各项工作都完成得很好,多次受到农场嘉奖。当时,父亲文化程度低,农场领导为了提高父亲的文化水平,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,保送他到农五师学习文化知识。1955年,我父亲(后排右二)上速成小学毕业时,和师生们拍下了这张照片。郭建军/文并供图

## 家里安电话

我家是1988年6月5日安装的电话,这在当时算是件新鲜事。电话安好后,我给亲戚朋友一一打了电话,说:“从今天起,本人家里有电话了,要常联系啊!”

可是,“好景”不长。电话刚安上两个月,就隔三差五地出故障。有一个月,我统计了一下,有十几天无法通话。于是,我怒气冲冲地骑车到了北京市东单电话局。正赶上伏天,烈日炎炎,我大汗淋漓,憋了一肚子火。接待我的是一位姓张的局领导,他说:“由于设备老化,新设备还没有来,确实给用户带来许多不便,让您大热天跑来,我代表电话局给您道歉了。”他还告诉我:“我国新生产的大容量电话自动交换机已经从上海启运,很快即将到京,您反映的这件事,马上就会得到解决。”一席话,如同一阵清风吹过我的心头,真是舒服极了。从他口中我还得知了更感人的一

幕:此时此刻,机房里,小伙子们不顾天气炎热,都在赤膊坚持工作……

不久,电话恢复正常,给我家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方便和快乐。过去春节时,我们全家要跑到西单电报大楼里打国际长途,给远在台湾的叔叔拜年。不仅远,而且狭小的电话间,容纳不下那么多人,非常不方便。自从家里安了电话后,逢年过节全家聚会,十几口人轮流给台湾的叔叔打电话拜年,那场景真是既热闹又温馨。

孙家汇/文

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